



【红楼百味斋】

浮出地表的精魂

□于瑞恒

在天上掉下林妹妹之前，中国文学画廊中的女性形象除了符合男权文化需求的道德楷模，就是出了圈的荡妇潘金莲，开黑店的孙二娘之流。恩格斯说，“母权制的被推翻，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”。女性从此成为附庸在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，女性的精神世界被隐匿在历史地表之下，集体失声上千年。而打破这一沉寂的恰是那个被世人讥讽为“爱哭”“小性儿”“尖刻”的林妹妹。

熟读《红楼梦》的人都知道，曹公创作人物的一大特点就是背面敷粉，读者只有走进作品细细品读，才能悟出人性的真谛。鲁迅说：“自有《红楼梦》以后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”“敢于如实描写，并无讳饰”。林妹妹就是打破陈腐僵化女性形象的代表，女性人格的独立、灵魂的自由，第一次在这个剔透、敏锐、具有惊世才华的少女身上获得了生动的体现。“爱哭”，既还宝玉前世的浇灌之恩，也洗今世红尘浊气；“使小性”，是“心较比干多一窍”的敏锐，对世俗暗箭的防御；“尖刻”，是在“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风霜刀剑严相逼”的险恶环境中，无封建道德背景可依的黛玉唯一可以利用的护身符。

黛玉被贴上“小性儿”的标签与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应该脱不了干系。小说第七回，围绕宝钗的官花，既写出了薛姨妈作为商人妇的算计，佣人周瑞家的市俗，也写出了宝钗的圆滑、黛玉的纯真。

宝钗的终极人生理想是进官侍奉皇上。而造化弄人，这个品格端方、容貌超群的少女却落选了，所以特意按官里样式扎的官花就写得格外刺眼，薛姨妈要一朵不留地让周瑞家的全送出去。虽然是无用的弃物，但送人就变成了实用的礼物，所以特意嘱咐周瑞家的“你家的三位姑娘，每人一对，剩下的六枝，送林姑娘两枝，那四枝给了凤哥罢”。先给谁后给谁，薛姨妈没明说，不能也没必要，而送花的瑞大娘却长着一双“富贵眼”，她除了一出门就顺路送出三对，然后“便往凤姐儿处来”，送完凤姐，“才往贾母这边来”（黛玉住贾母这）。面对“官花”这样特别的礼物，敏感的黛玉自然知道它的来历，所以问：“是单送我一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？”这是黛玉对薛家送花目的的探问。“各位都有了，这两枝是姑娘的了”，听了周瑞家的这话，黛玉冷笑道：“我就知道，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。”黛玉这话乍听起来，的确有失礼节，但如把“官花”“薛姨妈送花的原因”“周瑞家送官花的行动路线”连起来细想，你就会知道原来林姑娘的心思不简单。首先，这花是假花，是薛姑娘要入官用的粉饰道具，这个把北静王珍贵的鹞鸽香串都嗤为“什么臭男人带过的东西”的少女，对这假花能感冒吗？其次，就被薛家本该偷偷扔的假花，势力婆子周瑞家的却还要掂着分量去“赏赐”；再者，这事要倒过来，宝钗就一定笑纳吗？所以黛玉在这里讽喻的不是本就入不了她法眼的“官花”，而是有意制造“挑剩下”才给她的小人的势力。但黛玉这种对市俗不加掩饰的直白揭露，就不及宝钗不动声色的贬低。宝钗因落选郁闷内火病倒，本是件不光彩的事，但她能借用“冷香丸”为自己挽回面子，所以一向罕言寡语的宝钗，把“冷香丸”奇巧难得的配法，在这个骨节眼上细说给周瑞家的目的，就是不动声色地

显示薛家的高贵，使本想也如法炮制的她，吓得只有念“阿弥陀佛”的分了。而对黛玉的抢白，她嘴上虽“一声儿不言语”，但内心却可能早已恨得牙根痒痒。

人际关系有一种默契：能说的做不得，能做的说不得，在实实在在的利益纷争中，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不能公然挑明。宝钗照章办事装愚守拙，黛玉真情实感桀骜不驯。其实所谓“小性儿”，就是不懂“温良恭俭让”的道德面具，才是在世俗社会生存的法宝。所以这一章，在周瑞家的送官花的路上，曹公还落雪无痕地穿插了一个她女婿因倒卖文物而要吃官司的插曲。周瑞家的在主子面前的恭顺，其背后还是利益的驱使。而天上掉下的林妹妹，没有迷失本性失落真情，没有“转念一想”的入世圆融，在势力者眼中，圆滑的宝钗自然成了“黛玉不及”的对照。

“爱哭”在“团融”“祥和”的文化中，自然是灰暗晦气的。黛玉“爱哭”的形象，在一片片祥和和彩云的遮蔽中，其沁人心脾的力量就会被误读。一部二十四史，只见男性浑浊，不见女性灵光，女性不是红颜祸水的褒姒、妲己，就是被男人政治玩于鼓掌间的西施、昭君。而《红楼梦》中，曹公用金陵十二正钗，副钗又副钗，塑造了一群水性十足的女性形象，林妹妹本身就是泪水的化身，她不仅要用生命之精华——泪水，冲洗随时被凡俗遮蔽的“贾”宝玉，也冲刷只见男人蛮横的浑浊红尘。在黛玉一次次泪水的洗刷下，宝玉也升华到了“林妹妹从不说这混账话”的灵魂交融。男性女性的理想国，本不该是“东风压倒西风，西风压倒东风”的对决，春风吹来满园春才是人间最美的期待，黛玉的“哭”就是期待，“娇羞默默同谁诉”是对红尘奇缘的期待。

人在精神立体空间站立起来才能成为万物之灵。黛玉用她独特的“尖刻”，在这个维度上展示了她所独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。她把为“打秋风”，不惜装疯卖傻博得贾母等人欢心的刘姥姥，叫做“母蝗虫”。站在阶级立场上，的确可以说黛玉不懂百姓的苦；而若站在同为寄人篱下的角度，又可以窥见这个孤傲的少女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倔强。刘姥姥虽是乡下穷婆子，由于老太太的善待，上上下下皆奉为“上宾”，而黛玉却当着众人，把贾母为给外人炫耀让惜春画的《大观园》题为“携蝗大嚼图”，这话传入贾母、王夫人等人耳中肯定是大概率事件，她们会怎么想？黛玉这个本是贾母最疼爱的外孙女，按说她若像宝钗那样装愚守拙，由缥缈的爱情进入实惠的婚姻，要比宝钗有优势。但她却始终不肯趋炎附势，以一种孑然孤立的姿态站在封建道德文化的圈外。

黛玉重返了天国，宝钗获得世俗的婚姻。但宝钗在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”中，那像对接头暗号一样发起的金玉良缘攻势，以及黛玉对其母女无所不用其极的表演的无情的刺破，给世人展示了真正的情爱是灵魂的现身。黛玉的“情情”给死一样沉寂的情感世界射进了一道光，只有“以情悟道，守礼衷情”，才会有旷世奇缘。即便“心事终虚化”，宝钗爱情也成为了从古唱到今的爱情绝唱。

正是黛玉的“小性儿”和“尖刻”，才打破了“女性无才便是德”的道德专制。黛玉不向男权文化自觉献祭，她像补天的女娲，以瘦弱的身躯撑起了一片真情的天空。这片天空属于懂爱的女性，也属于有爱的男性。

【岁月留痕】

小油灯

□刘玉林

一条街像扁担，一头挑着小学校，一头挑着村子里我们的家。我们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往小学校跑，跑进校园，那口钟也像破锣一样响起了。其实挂在教室前大柳树上的那只铁疙瘩并非一口钟，而是某台机器上拆下来的旧缸套。老师每天都会敲响，声音像锅底被石头击碎时的尖刺与刺耳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这位老师就在这所小学校了。他既是我们的老师，也是我们的长辈。我的同学小伙伴当中有人喊他爷爷，有人喊他伯伯或老叔。这就跟我的小学同学当中很多人是我的姑姑或叔叔一样。他对我们很凶，如果钟声响起谁还没有走进教室，就会被他罚站，书包挂在脖子上，鼻涕拖得老长。七八岁讨狗嫌的年纪，他管教我们的方式有很多，最神奇的一点是，看见我们在课堂上不老实，他手指一弹，一截粉笔头就会飞过来正中你的眉心，生疼生疼。我们有各种理由怕他，也有各种理由恨他，譬如晚自习。

冬天，天黑得特别早。吃完晚饭，在家长的催促下我们不愿地背起书包，端起小油灯向小学校走去。

我们人手一只小油灯，因为那时电灯泡还像月亮一样太过遥远。我们是那样痛恨晚自习，尤其是在邻村放电影的日子里。我们端着小油灯走进校园的时候，教室往往锁着门。老师还没来。我们就把小油灯放在校园里的乒乓球台上，把双手插进袖筒，为了取暖不时还跺着脚。那个用砖头砌起的乒乓球台只是一块水泥台面，下边是一个鸡窝。我们的校长是个矮胖的中年女人，她经常把脑袋扎进鸡窝，兴冲冲从里边掏出几个鸡蛋，头发上还粘了不少鸡毛。

因为有晚自习，我们都变得苦大仇深。于是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胖大头，在我们的眼神会意下，胖大头找了几根小柴棍塞进了教室门上的锁眼里。这事他干得轻车熟路，神不知鬼不觉。我们向他保证，这一次再也不会把他供出来，或许老师打不开铁锁，就会把我们统统轰回家里的热炕头上。

上课了，老师的钥匙死活插不进锁眼，于是他回头冲我们咆哮起来，吼声把树上的许多鸟儿都惊飞了。那只被柴棍堵了无数遍的铁锁，终于让老师连门鼻子一块撬下来扔进了雪窝里，我们蜂拥进了教室，把一盏盏小油灯点起来……

那些小油灯多是老师用墨水瓶给我们制成的。那年月煤油需要供应，并不是家家都有，所以小油灯里多是生产队柴油机里的柴油，烟特别大。

小油灯一盏盏点起来，教室里跳动起了许多豆粒大的光亮，像许多萤火虫停在了枝头，又像天上许多星星落了下来。小油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了墙上，像山峦一样重叠起伏。那上边白灰正脱落出许多地图的形状，图案诡异而荒诞，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外面的世界无非是这个样子。

梦想被一盏盏小油灯点燃了。我们忽然觉得一些东西不再虚无缥缈，在煤油与柴油的燃烧中，一种工业化的味道在教室里蔓延，仿佛是大城市一座巨大的工业车间在向我们招手。小油灯正在引诱我们走出农村这片天地，让我们踏进工厂变成工人师傅，不会再像我们的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。许多在冬天，那些小脸蛋上布满了皴裂与雀斑，这会儿在小油灯的映射下可爱了许多，都泛起蜡一样的光来。许多眼神在黑暗中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让人无法忘怀……

我们的老师端坐在讲台上。我们无法得知他是什么样的心境。我们只知道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块钱，而生产队在没钱的时候会给他一棵树当酬劳。他是位老三届的高中生，他本来是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走进大城市，但他还是回到了起点，做起了农民。穿行在一片小油灯的闪烁之间，他是否会感觉走进了一片庄稼地？那一盏盏闪烁的灯火和一只只小脑壳，不就是一季季的庄稼吗？

那所小学校我们很快就毕业离开了，老师也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的还有学生。但他一直在留守，那些被他踩塌了多少次的讲台，他一遍遍用砖头又垒起来，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桌椅板凳被他钉了又钉。他只是一位民办教师，更像是一位摆渡人，他把许多人送到对岸，自己在原地静静地等新来的客人，他等待的还有一缕黎明前的曙光……

多年之后，小油灯和许多日子的艰辛被他付之呵呵一笑。弥留之际，许多人围在他面前泣不成声，但他脸上却充满笑意。那些人不明白他的手为什么总是在空中乱划，嘴里还不停地喃喃：“灯，灯……”

我听说后立即明白了，他一定感觉自己又站在了黑板前，他又闻到粉笔屑飘入鼻腔的味道，身后一片小油灯的灯火在闪烁，如同天上坠落的星星。